

关注语言生活

——《语言生活热点问题》开栏寄语

李宇明

凡运用语言、研究语言、学习语言和语言教育等活动，凡应用语言学成果的各种活动，都属于语言生活的范畴。语言需要研究，语言生活更值得研究。语言生活研究同语言研究，相关却不相同。语言在社会中存在，在社会中发展变化，在社会中发挥价值显示价值，因此语言研究自然需要考虑语言的使用者、语言的社会因素等等，但是这些因素对语言研究来说只是一些背景因素，研究的目的在于解释语言。语言生活以语言为轴心，语言生活研究自然要研究语言，但是与语言相关的许多社会因素，却也是语言生活研究的直接对象。因此，语言研究与语言生活研究相互促进，但是不能相互代替。

语言生活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社会个体而言，语言生活的质量往往影响甚至决定着个人的生活质量。聋哑人因不能使用有声语言而难以顺畅进入主流社会；文盲因不识字而难以竞争高水平脑力劳动岗位；不能够使用现代信息技术处理语言文字的人，在今天则很可能被“信息边缘化”，从而可能导致被“社会边缘化”。

每个社会领域也都有每个社会领域的语言生活，包括需要处理的特殊的语言问题。例如，邮政部门常为许多信件不能准确投递伤脑筋，这些被称为“死信”的信件，一部分导因于语言文字问题，如信封上字迹辨认困难，或是地址、收信人姓名书写错误等等；医生治病救人的处方，字迹多为“天书”，这些“天书”能否辨认，直接关乎患者的健康乃至生命，关乎患者的知情权问题，关乎医疗文书的法律效力等；电影电视字幕中的错别字，常常引来观众的不满或耻笑，然而这种现象却顽疾般地存在。各社会领域，语言运用得好坏，语言问题解决得妥否，常常影响这些领域的社会秩序、工作质量等。

就整个社会来说，语言更是与之密切相关。例如1947年建国的巴基斯坦，选择西巴基斯坦的乌尔都语为国语，东巴基斯坦希望将孟加拉语也列为国语之一，但遭到了巴基斯坦奠基人穆罕默德·阿里·真纳等人的坚决反对。之后30来年，东巴基斯坦争取孟加拉语的国语地位的斗争一直不断，甚至多次出现流血事件。1971年孟加拉国独立。巴基斯坦的分裂由多种因素造成，但是孟加拉语的地位问题肯定是其主要因素之一。因语言规划不当而导致国家分裂的事例并不多见，但是通过科学的语言规划来解决社会的语言矛盾、保证语言生活的健康和谐，确是非常重要的、轻视不得的。

语言生活的发展变化，会在一定时期形成若干热点。有些热点是社会良性发展的表现，应当及时把握，促其升温；有些热点可能是社会“问题”的表现，需要及时发现，妥善处理，以免造成社会损失，甚至带来社会危机；有些热点对社会来说或许是“中性”的，但也需要关注，并尽量引导其向良性方向发展，避免其向负面转化。总之，不管是什么性质的语言生活热点，都需及时关注，认真研究，适时提出适合的对策。近十几年来，社会发展变化迅速激烈，语言生活的热点也就形成得快、形成得多。因此，必须加大对语言生活热点的研究力度。

《长江学术》是研究文学、语言的学术刊物，编者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炽烈的学术热

情，开辟《语言生活热点问题》专栏，与国内外学者共同耕耘这块学术田园。专栏提倡务实学风，特别看重对语言生活实地调查所获取的数据与结论；专栏鼓励坦诚的学术评论与讨论，特别强调伪言务去，百家兼容。每个热点问题，都将聘请行家作学术综述与评论，对已往的研究有个梳理，对后来的研究做个引导。较为重要的热点问题，可以讨论若干期，甚或配合以学术研讨会议，专栏与会议的精良之作，还期望能结集出版。

本期的热点问题是“语言濒危”。二十多年来，特别是最近十多年来，维护语言多样性、抢救濒危语言的呼声愈来愈高涨。1992年8月在加拿大召开的第15届世界语言学家大会，把濒危语言问题列入大会的两大议程之一。1993年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濒危语言方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该年为抢救濒危语言年。1995年11月在日本东京大学召开国际濒危语言情报交流中心成立大会暨濒危语言国际研讨会。1996年在西班牙巴塞罗纳通过了《国际语言权利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Linguistic Rights)。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9届大会批准设立《世界语言报告》项目。2000年11月在德国科隆大学、2001年在日本京都召开濒危语言会议。2001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1届大会审议并通过了《教科文组织文化多样性宣言》。2003年3月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召开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项目“保护濒危语言”的国际专家会议。自1992年美国语言学会设立美国濒危语言研究及保护委员会以来，美国、加拿大、英国、日本、德国、比利时、澳大利亚、中国等相继建立了保护濒危语言的组织和网站，设立了相关的项目，出版了相关的书籍等。

对语言的看法不同，对语言濒危的态度也就不同。如果把语言看作“问题”，看作影响社会交际、人类和睦的“问题”，人们便会致力于语言统一，在某一地区、某一多语言国家推行一种通用语，或是在世界范围内确定几种通用的大语言，或是设计世界通用的人工语言，但是对语言的衰落与消亡也许不大关注，甚至还认为不是什么坏事。如果把语言看作“资源”，看作人类重要的文化资源乃至经济资源，人们便会着力保护和开发这种资源，维护语言的多样性，努力抢救濒危语言。

客观而言，语言既是问题也是资源。过去，人们倾向于把语言看作“问题”，而今人们更强调语言是资源。语言首先是语言的资源。每种语言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点，都是一种特殊的语言样品，具有其他语言无法代替的语言学上的认识价值。语言更是文化的资源，语言保存着其民族对世界的特有认识，保存着其民族的历史记忆，包含着文化创新和语言发展的基本元素与内在驱动力。因此，任何一种语言，都是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当今，是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语言濒危高峰期，据估计每两个星期就有一种语言消亡。失去一种语言，人类就会失去一种不可复得的语言样品，失去一种不可再生的文化基因，失去一些不可恢复的历史记忆。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多语言的国度，百余年来，中国都在努力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普通话)以便利汉民族和整个中华民族的沟通，努力倡导外语学习以实现与世界的沟通。新中国实行民族平等政策，在推广普通话的同时也比较注意发展各民族的语言，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时至今日，中国一些使用人口较少或是没有文字的语言，出现了衰落甚至濒危的情况，保存、抢救或保护这些衰落或濒危的语言，已是急迫而艰巨的任务。

“语言濒危”问题既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中国语言生活的重要问题，确应引起学界与政界的关注。